

# 金萧支队

抗日战争时期



# 金 萧 支 队

(抗日战争时期)

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编

## 目 录

|                                    |                  |
|------------------------------------|------------------|
| 序言 .....                           | 杨石毅(1)           |
| 关于金萧支队 .....                       | 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3) |
| 杨思一日记(节录) .....                    | (15)             |
| 回顾战斗的金萧支队 .....                    | 彭 林(68)          |
| 金萧支队的政治工作 .....                    | 钟发宗(80)          |
| 杨思一在金萧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              | 叶伯善(86)          |
| 诸北抗日自卫部队 .....                     | 郑景元 吴正平(93)      |
| 金义浦和诸义东两块根据地政权的概述 .....            | 江征帆(109)         |
| 第八大队 .....                         | 吴子刚(117)         |
| 坚勇大队 .....                         | 陈流 鲁明(133)       |
| 独立大队的由来 .....                      | 彭林 孙秉夫 张志萱(148)  |
| 路西县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             | 张子敬(156)         |
| 路西县抗日自卫大队 .....                    | 陈中祺(166)         |
| 品德堪称楷模 功业熠熠生辉<br>——深切怀念杨思一同志 ..... |                  |
| 张翼翔 彭林 张文碧 刘亨云 顾德欢 马 青 .....       | (170)            |
| 一生征战未下鞍——缅怀蔡群帆同志 .....             |                  |
| ..... 集体讨论 陈阜执笔 .....              | (183)            |

|                                  |              |
|----------------------------------|--------------|
| 愿将热血洒神州——记朱学勉烈士·····             | (196)        |
| 失去上级党领导时的陈雨笠·····                | 胡 漠(206)     |
| 金萧人民崇敬的马青·····                   | 楼春阳(211)     |
| 坚强的爱国民主人士何燮侯·····                | 何荣毅 唐士毅(217) |
| 回忆吴山民先生 ·····                    | 杜承钧(223)     |
| 金萧支队大事记·····                     | 叶伯善(233)     |
| <b>附录:金萧支队暨所属地方部队战斗序列表</b> ····· | (263)        |
| 金萧支队暨所属地方部队主要战斗简况表 ·····         | (269)        |
| 金萧支队暨所属地方部队主要战斗示意图               |              |

## 编后

# 序 言

杨石毅

3年前，从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成立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编纂一本忠实记载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史实的书。

50年过去了，在世的金萧支队老战士已经为数不多。由是感到十分紧迫。

先烈们血洒金萧，长眠战地，他们的业绩理应世代相传。由是感到义不容辞。

忘不了金萧父老兄弟姐妹在日寇入侵、国破家亡，生活异常困苦的日子里，不怕牺牲，竭尽全力支援子弟兵抗日的鱼水深情。由是感到，这是人民的嘱托。

打倒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的解放，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更加艰巨更加伟大的革命。历史不可割断，党的优良传统值得永远发扬。

由是感到责任在肩。

翔实、可靠、准确、完整、权威。

这就是我们对《金萧支队》一书的要求；我们作了这样的努力。

分会撰写的《关于金萧支队》一文，首先也是史实，但它又不仅是史实，它企求对金萧支队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顾名思义，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第一位的任务应该是研究金萧支队的历史，在研究中出成果。需要说明，这种研究只是初步的。同时，也还有一些别的课题，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

**1994年元月于杭州**

（作者杨石毅系原二十军军长、现任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金萧分会会长）

# 关于金萧支队

## 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

历史是一面镜子。

岁月流逝。半个世纪前，我们曾经是金萧支队的战士，如今，都已步入人生的晚年。作为幸存者，我们已经所剩无多，并且正在一年一年地减少，直至一个不留。这没有什么可怕，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正由于此，历史的责任感，时间的紧迫感，促使着我们对于自己原本认为很是熟悉的金萧支队做一番研究。

“轻车熟路，易出成果。”不对，我们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了。

面对大量的史料、回忆录，我们互相提问：金萧支队的特点是什么？

在一次次的座谈讨论中，我们又互相提问：金萧支队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可不是，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

有鉴于此，我们研究了金萧支队的特点。至于金萧支队的创建、发展、壮大的过程和它所走过的战斗道路，这在本书的其他文章中都有忠实的记载，明白的介绍，毋须赘述。

那末，金萧支队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

**金萧地区的抗日武装，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日军侵占浙赣铁路全线，萧山至金华段及其两侧大片国土甫告沦陷时，由当地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创建起来的。**

进入1941年，标志着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战争时期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皖南事变”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实行单线领导。此时，浙江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严重的是1942年2月省委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并在日军发动浙赣战役的前夕被杀害，致使下属组织失去了上级党的领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宁（波）属、绍（兴）属地区特派员杨思一、金（华）属地区特派员陈雨笠和诸暨、绍兴、嵊县、义乌、武义、建德、兰溪、富阳等县党组织的领导人马青、朱学勉、江征帆、陈公侠（陈流）等，都不约而同地在地方刚刚沦陷的时候挺身而出，纷纷举起抗日旗帜，号召党员、群众拿起武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尽管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没有横向的联系，相互之间是完全隔绝的，但无一例外地都在开始时拉起一支小小的队伍；有的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组织队伍。只是到了后来，有的地方失败了，有的地方坚持下来了。

为什么有些地方坚持下来了，并在坚持中获得了发展？可以说，他们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兼得。为什么有一些地方失败了，拉起的队伍被消灭了、瓦解了？这当中的情况比较复杂。日军打通浙赣线后于同年8月向北收缩，退守金兰，部分沦陷区由国民党军队“光复”。这样，原先组织起来的抗日自卫队一类的武装，除非适时转向敌后，否则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再一种是没有经验，甚至连一般的军事常识也不懂，

岂能抓得住队伍。还有的地方，如富阳县地下党特派员蒋忠同志，于1942年6月家乡刚刚沦陷的时候，便在当地建立起一支抗日自卫队，大批青壮年踊跃加入。由于求枪心切，他们轻信一位闲居在家的国民党部队的师长“愿意献枪，略尽抗日之责”的许诺，上了大当。

但是，成功也罢，失败也罢，积极组织抗日武装这一事实的本身，无不体现了金萧地区共产党人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高尚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誓与敌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彼时彼地，上无省委的统一领导，互相之间又无联系，却为什么都做到了在地方沦陷之前积极抓武装，准备有一朝一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而在地方沦陷以后，又能毫不犹豫地、不约而同地干着同一件事情呢？这就是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在党的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甚为难得，甚为可贵。

此时，早在一年前经由华中局决定，从上海近郊浦东南渡浙东的抗日武装，遵照中共浙东军政分会的指示，组织了200余人的南进支队，自余姚挺进会稽地区。无疑这对于会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起有重大的作用。同样的，人生地不熟的南进支队，一旦进入会稽地区，也立即得到了地方党和当地抗日武装的全力支持，如鱼得水，使自己很快站稳了脚跟。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在与会稽相邻的金华地区也已经有了自己的部队。回顾往事，后人可以为之惋惜，但这毕竟是历史的真实，历史不能重写。

党领导的金萧地区的抗日武装，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表现了坚决抗日，爱护人民，纪律严明，内部平等民主的鲜明特色，因而迅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赢得了地方开明士绅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

各地在沦陷的初期，都曾经历过一个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的阶段。开始是败退的国民党军队的骚扰和烧杀掳掠，紧接着便是日军

在铁路沿线及其两侧的主要集镇和交通隘口布设据点，扶持汉奸势力，推行伪化统治。但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仍是留下了许多的空隙，特别是数县接壤的边远山区，空隙更大。既然有了空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来填补、占领。于是，盗贼蜂起，兵匪交杂，形形色色的武装更是你争我夺，拼命扩张自己的势力，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自然，他们也都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一些敲诈勒索、打家劫舍、鱼肉百姓的“烧毛部队”。这些部队大都以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帮会分子，以及农村游手好闲者为自己的骨干，依傍地方封建势力，挂靠当地国民党流亡政府，并且都有一个合法的名义和番号，其中也有暗通日伪军的。但这些部队一般都占有人数多、武器好的优势。相比之下，我们则处于劣势。

正是在这种地方不宁，一日数惊，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情况下，群众渐渐看清了两种不同的部队，将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维护地方安宁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方面，为了团结抗日，各地又都不约而同地对这些部队做了许多的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劝说他们不要欺压群众，而对他们倒行逆施的行为，采取一再忍耐克制的态度，甚至作出某些让步。这样做，无论是部队内外都曾经有一些人表示不能理解，认为太软弱了。但事实证明，大敌当前，团结抗日，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1942年的8月和10月，一北一南，党领导的两支尚在初创时期的部队，积极捕捉战机，分别在诸（暨）北龙凤山和义（乌）西萧皇坟各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共歼日军20余人，两名日军少尉被当场击毙。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金萧敌后人民，同时也就使群众进一步看清了谁是真正抗日的部队。用事实粉碎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因而也就有了群众自动为部队送情报、做向导、绘制地图和联名请愿要求我们消灭土匪为民除害的种种感人之举。群众把我们部队称之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兵”。

抚今追昔，发人深思的是，这些部队在初创的时候，为什么都

能做到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内部平等民主呢？其实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只有马青组织过武装，还没有一个是真正领过兵，打过仗的；对于新型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也都缺乏感性认识，可他们所率领的这样一支服饰不一、武器简陋、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的游击队的行动和作风，却无不继承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荣传统。这是什么缘故？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那是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那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所决定的。他们之所以能够独立自主的创建抗日队伍，而在有了队伍以后，又能够坚持抗日，纪律严明，爱护人民，都只能有这样一个解释，别的一些什么解释，统统是不得要领的。

说到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也只能是这个道理。无可否认当时选择会稽山（诸北）和金东义西两块地方作为根据地，事先当地党组织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无论是地理环境、党的力量、群众基础和上层的统战关系等等，都作过反复的权衡，各方面的条件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归根结蒂，到头来最重要的条件还是人民群众的拥护。诚如当年游击队中颇为流行的一首歌子里所唱的：“河里的鱼儿要有水来养，老百姓的军队要老百姓来帮。”因此，事前的正确选择，还只是利用了某些有利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仍是游击队自身的形象，那是一点也做不得假的。群众的眼睛雪亮，坚决抗日，爱护人民，纪律严明，内部平等民主，桩桩件件都要见之于行动，而且不是一时一事，必须始终如一。要求队伍的绝对纯洁是不可能的，出现个别败坏群众纪律的事例不足为奇。在“小三八”部队中，就枪毙过一个从旧军队中过来的班长。是他白吃白拿群众的东西，屡教不改，且又怀恨在心，企图拖枪投降日军。严惩这样的败类，非但丝毫无损我们部队的形象，反而更加赢得群众的拥护。由此可见，创建抗日武装和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同时并进相辅相成的，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也就是群众对我们部队逐渐加深认识的过程，有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巩固的根据地也就建立起来了。

义乌西乡有一位早年当过北洋政府教育部主事，后来又担任过金华专员公署秘书的余逊斋先生，他的老家就在义西根据地的中心区。是他不顾年老体弱，不避艰险，先后两次去往国民党义乌县政府和浙江省政府，仗义执言，指名道姓地要求主持政务军务的诸公迈动双腿亲自去义西看看“全民抗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居乐业的敌后天堂。”老同志们都可以以自己生活在其中3年半的亲身经历作证，余老先生说的是真话。在各个小块根据地里，只要不是日军大规模扫荡，只要不是国民党军队挑起大规模的內战，人民群众便能安居乐业。

当时所说的金萧地区，北达钱江畔的萧山，西临富春江、兰江，南至金华，东抵会稽山。自北而南，浙赣铁路纵贯其间，沿线遍布日伪军据点，是侵华日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确保的重要补给线之一；其西南部紧连国民党大后方，同时又是我浙西新四军主力打通与新四军浙东纵队联系，发展东南沿海革命力量的前进基地；全区重心所在的诸（暨）北根据地不但与整个浙东的领导中心四明山根据地相距较远，而它本身与其所属的除诸北以外的金义浦兰、诸义东、路西三块根据地之间也是被分割的，始终未能连成一片，这就给金萧地区的斗争带来了诸多的特殊性。

有这样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1943年3月，距离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心——四明山最远，也是金萧地区向南伸展得最远的金义浦根据地，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孤军作战，终于与浙东区党委取得联系，恢复了上级党的领导，全区上下欢欣鼓舞。但是，这也改变不了被分割的局面。同年5月间，区党委派了一个名叫楼觉的同志前来金义浦第八大队负责军事工作。当然是化装潜行，并有秘密交通引路伴送。不料在通过义乌段铁路封锁线时被敌人冲散，并丢失了藏匿介绍信的笠帽。结果改名换姓在八大队的一个中队里挑了两个多月的子弹箱，直到偶然见着了另一位在他之后也是从四明山调来的熟人才接上了关

系。后来，他在新开辟的诸义东坚勇大队担任第一任大队长。不幸中的大幸，他总算只是耽误了一段时间，可别的一些来往人员，因为过封锁线而牺牲、被捕是常有的事。1943年8月，诸义东的开辟，为通向诸北、四明山建立了一个支撑点。即使如此，在这条通道上也依旧不是畅通无阻的，仍有着不少“险地”。那是由于各县国民党政府都有自己的部队在县境内驻防，并以“防共反共”为己任，加之又有日伪军的频繁窜扰，这通道的安全系数，自然就不会是太高的了；除非是派部队护送，或者是有人接应，否则也只能是化装潜行，上路带有三分险的了。

再有一件事，负责路西开辟工作的张子敬，在他当年的日记中，曾经写下过一首打油诗：“肩挑红糖担，心怀革命业，党的任务在心头，翻山涉水闯鬼关。”这是1943年的4月。当时在路西的土地上还没有金萧支队的一兵一枪。他是以串村走户，卖布卖糖的行商小贩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的。所谓的“鬼关”，那就是一道岗哨的盘查，而且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军队的岗哨。

直到1945年2月，才由诸北根据地抽调一个排的武装和一个只有6名成员的武工队进入路西，开始了金萧地区第4块根据地，也是最后最大的一块根据地的创建。前面说到金萧地区是浙西新四军主力打通与新四军浙东纵队联系，发展东南沿海革命力量的基地，这个基地指的就是路西。路西的地理概念，指的是浙赣线诸暨县境铁路段以西、富春江以东，包括诸暨、萧山、富阳、桐庐、浦江五县相互毗连的区域。境内除铁路沿线及其近旁设有日伪军据点外，别的地方都由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和各县县政府的部队所控制，总兵力有三四千人，而我们只有七八十人，20多条步枪、50只手榴弹和几支短枪。后来路西的人民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并相继建立了7个区一级的政权。但它依旧不能与一路之隔的诸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更不能与它相距较远的、也是一路之隔的诸义东根据地相连。至于它和金义浦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虽无日军确保的点、线相

隔,却又因该区地域广阔,空隙很多,不断有国民党游杂部队和正规军的楔入,以及我方力量不足等原因而难以连成一片。

这样,金萧地委和金萧支队,作为全地区的首脑,在实施其领导和指挥时,就不得不受到很多的限制,以致延误军情,丧失战机,也无可奈何。

当时的事实是,在金萧地区三年零四个月的敌后斗争中,它的首脑机关始终只有一架笨重的以手摇马达发电的电台,依靠它沟通与浙东区党委和浙东纵队司令部的联系。而在这当中,还有过电台的失散,一时造成极大的困难。说到它与自己所属的各个根据地及各根据地的部队的上传下达,一直来都是由秘密交通徒步传递的。北撤时,金义浦地区的部队和党政人员,就因为这个原因差一点赶不上了。当时,地委书记、支队政委杨思一已经派人给八大队的负责人陈雨笠等人送了信,让他们“坚持原地斗争”,“后会有期”。事关全局,系千百人安危的北撤行动,既突然又紧急,而在金萧地区则显得更加突然,更加紧急。一些该撤的同志未撤,一些应该布置、处理的事未及布置、处理,并因此而造成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一切,无不与根据地的互相分割和通讯联络的困难有关。说到底,这也是制约金萧地区有更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然,由此产生的困难和制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各根据地的互相分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它的好处。1944年4月中旬,金萧地委为扭转金萧支队连打三次被动仗的不利态势,在义西召开的地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分散游击,坚持斗争”的决策。全支队一分为二,支队部率两个大队回诸北,一个大队留在金义浦。三个大队,除独立大队外,其余两个大队原本就是从各地升级上来的,如今各自回到“娘家”,人熟地熟,岂非如鱼得水。就这样,凭借各个根据地的依托,不但使部队得到了一定的补给和短暂的休整,而且又在当地部队的配合下,得以寻机歼敌,积小胜为大胜。打死日军20余人的义西吴店圪西桥伏击战、毙伤汪伪军蔡廉部近百人

的著名的诸北墨城坞战斗，都是在“分散游击”中打的。

各个根据地被分割的状况，对于分散和牵制敌人的力量也是有好处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临近失败的阶段里，散驻金萧各县的国民党地方部队，或明或暗地与日伪军相勾结的情况是存在的。尽管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但往往能够在反对共产党、反对金萧支队时取得暂时的统一或默契，甚至在战斗行动上的直接配合，这的确是不乏其例的。当时所说的“日伪顽合流”，指的正是这种情况。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人民群众极度的仇恨和蔑视。但金萧支队也总是予以坚决的回击，及时的揭露，而从国民党地方当局来说，投降派也不占优势，即使是投降派在某个局部、某段时间内占优势，也不敢做得太露骨了。

这样，国民党地方当局想要消灭金萧支队、消灭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部队就只有两条路：一个是要求有更多的国民党部队进入敌占区，运用大规模的不停顿的清剿消灭共产党。这个办不到，因为日军确保的、在客观上起着分割各个抗日根据地作用的铁路线，同样也不允许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靠近它，威胁它的安全。再一个，那就是联合各县的地方部队，共同对付共产党。这一条，他们做过。1944年10月，国民党方面曾经组织了以绍兴县县长为指挥官的绍兴、诸暨、萧山、义乌、浦江、东阳六县“剿奸”指挥部，并且已经有所行动，最积极的当然是指挥官所在的绍兴县，集中了千余人的兵力。但是，这种联合又注定了只能是松散的，只能是各怀鬼胎、相互观望的。因为各县都有自己的地盘，都有自己的利害关系，又都有自己必须对付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结果也只是喧嚣了一阵，自行解体。

金萧地区上到地委、支队领导，下到各级党组织和所属部队的干部、战士，以及全区广大党员、群众，都有很强的全局观念和主力观念。一切为了全局，一切为了主力的思想深深扎根。

从金萧地区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党组织、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和

武装组织，大体上都有三个层次。区委、区办事处、区中队（区队）为第一层次。对于他们来说，所在的根据地就是全局，这个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大队）就是主力。同样的，对于各个根据地及其武装（大队）来说，地委重心所在的会稽山诸北地区是全局，金萧支队则是主力。自然，浙东区党委所在的四明山，那是更大的全局，新四军浙东纵队，则是全区的主力。

早在1942年11月，从无到有创建起来的诸北八乡抗日自卫大队，奉令随同南进支队调往宁波三北地区参加浙东第一次自卫战争，战后上升为主力，留在三北。这一调一留，诸北根据地完全空虚了。当地党组织便以上调部队留下的几个伤病员为骨干，再次组织武装。没有武器，他们从地下挖出埋藏的7支破步枪，敲敲打打，修理修理，扛了起来。没有轻机枪，便找了个废弃的机枪底座，接上一根铁管，蒙上布套，做了一挺假机枪；子弹奇缺，就用一节节的小竹管把子弹袋塞得鼓鼓的，装装样子。这就是后来名扬会稽山的“小三八”部队创建初期的真实情景。

三年多来，像这样把一块块根据地内的队伍几乎抽调一空的情况，在金萧地区有过好几次。1943年12月成立的金萧支队，基本上是抽调三个根据地部队组建的。当时，诸北没剩下一支步枪，诸义东只剩下几支短枪，金义浦只留下一个没有一挺机枪的中队，而且又都是连同大队主要领导干部一起上调，简直是“一锅端”。一时间，几块根据地都唱开了“空城计”。不久，新组建的金萧支队又被调去四明山参加浙东第二次自卫战争，也是“一锅端”。这样，整个金萧地区都空虚了，各种敌对力量自然就会乘虚而入。仅仅相隔半个月，到了1944年1月中旬，国民党义乌县警察中队便勾结驻守苏溪据点的伪军王升部队侵入诸义东根据地。他们不但沿途奸淫掳掠，竟又疯狂地在长富村纵火烧屋。这就有力地说明，全局的保全，是往往要以牺牲局部为代价，自觉地服从全局，正是共产党人目光远大，心胸开阔，不为一时一地狭小的、本位的利益所左右

的表现。这在各自分割，独立性很强的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是尤其可贵的。

坚强的全局观念不仅表现在服从全局上，更主要的是在部队调走以后，又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重新组织武装，不避艰难困苦，不惜流血牺牲，从零开始，再从敌人的手上夺取武器装备自己。综观全区，诸义东根据地地域狭窄，且又四面受敌，但他们在陈福明同志的领导下，硬是只用 3 个月的时间，就又打出了一个“小英勇”，使自己又有了一支 80 余人的能征善战的精干武装，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智取胜的出色战例。别的根据地也差不多，反正都有一种从头再来，再接再厉的精神，千方百计地打击敌人，一支枪一支枪的增加。其中还有区中队、乡自卫队的升级，那也是“一锅端”，那也是无条件地服从全局。

到了 1945 年 2 月，金萧支队仅有的两个大队又被集中到了四明山。同月，地委作出决定，又从三个根据地抽调部队建立新金萧支队，各地又照样自觉服从。

1945 年春夏，浙西新四军主力两次东渡富春江。有一段时间，新开辟的路西地区成了一个大兵站，每天要供应 5000 余人吃饭。筹粮筹款，路西县委和县政府自然是责无旁贷全力以赴，单是征粮一项，即达 25 万斤。地委书记、支队政委杨思一亲自率部为主力资送经费；地委副书记马青在诸北筹集大米 5 万斤，亲自组织部队，民夫，星夜越过铁路封锁线，运到路西。他们还把诸北后方医院调往路西，建立野战医院，为主力服务。长时期来，正是他们的这种率先垂范的行动，给各级领导作出了榜样。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要粮给粮，要款给款，不讨价还价，不打折扣。这已经成为全地区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诚如陈雨笠经常教育干部、战士时所说的：“我们要为革命孵小鸡，一窝一窝的孵。”

事情正是这样，好比是农民种稻子，一熟接一熟，一茬连着一茬，割了再种，熟了再割。